

永不凋谢的花朵

——祥林嫂与爱米丽悲剧形象比较

吴海霞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作为文学大师,鲁迅与福克纳以犀利的批判性眼光,对故乡大地一贯被视作弱势群体的女性形象,进行了饱满而鲜活的塑造与再现。他们的作品不但丰富了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女性形象,而且引发关于社会与人关系的思考与探讨。主要就他们创作的短篇小说《祝福》与《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女性形象——祥林嫂与爱米丽,从文学审美角度比较两位女性悲剧性命运,探讨她们存在的文学审美意义。

关键词:祥林嫂;爱米丽;悲剧;文学审美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3-0050-03

一

《祝福》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师鲁迅先生于1924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收录于他的作品集《彷徨》。这部小说主要描述了生活在旧中国辛亥革命时期江南某个农村的劳动妇女祥林嫂的悲剧生活。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一是揭示了旧中国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二是批判了“奴性”国民不觉醒与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因此鲁迅先生沉痛地写下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集中地概括出了对他笔下那些不觉悟劳苦群众的态度。实际上,鲁迅不仅仅是看到了中国旧礼教对人性的残戾与毒害,希望借助自己的文学创作唤醒沉浸于“瞒”和“骗”的“奴性”的国民,更是要在发现与揭示中要人好好地看一个“人”是如何在冷漠与麻木中被逐步地毁灭,警醒后来的人。正如作家自己在小说集《呐喊·自序》中所言: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若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着装,也只能做毫无疑问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事,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向提倡文艺运动了。”^[1]

“改变精神”,这句话明白地揭示出了文学作品的全部意义和功用。《祝福》里,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个体,祥林嫂和鲁镇上的女性表现出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在行动上表现出盲从。她们的生存状态是社会对人“异化”的不自然性,人尽管是一个自然之物,但在进入到社会后却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表现出被动而不是主动的选择,导致自己在判断或认识上的非理性状态。尤其是女性,一直以来被视作弱势群体,很少能够在社会中独立而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愿或想法,也几乎未能有过实质意义性的独立或自主,仿佛一生下来就早已经注定她的命运:不能为自己活过,只是被视作传宗接代的或劳作的工具而已。另一方面,鲁迅着重描写了祥林嫂所意欲生存的鲁镇弥漫着怎样的精神状态。鲁四老爷家的“祝福”活动、镇上人对祥林嫂的态度等又是怎样毁灭了这位可怜的女性。进一步地讲,鲁镇虽然在经济上代表了相对于偏僻山村较为发达或先进的市镇,实际上仍然是落后和保守的,是处于静止或死水状态的一个社会人文环境,其可怕的地方在于逐渐消磨或吞噬掉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比如善良、勤劳、朴实等等。小说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所表现出的精神状态,也深刻地反映了个体的不觉悟或者缺乏自我的个性觉悟的普遍

收稿日期:2006-12-27

作者简介:吴海霞(1975-),女,江苏淮安人,青海大学讲师,南昌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性之深度。以李妈周妈等年纪偏大的女性形象为代表,典型地反映她们思想上痼疾之深,恰恰来自强大、无形、保守的旧意识形态在以鲁镇为象征的社会中对人性的扭曲与变异。无法谴责这些群体形象所表现出的麻木、无情,在祥林嫂不幸的悲剧过程中,她们是起了推波助澜的决定性作用,但她们也是社会异化的结果,精神上有着更强大的悲剧性。她们已经和所生活的环境融为一体,在行为上所表现出的举动都属于无意识的自觉状态,处于“看”者地位,是鲁迅所批判和否定的对象。正是存在这样强大的盲群体,彻底的不觉悟者,加固了社会人文环境的死水状态,相较于这些女性群体形象,祥林嫂的悲剧不过是死水微澜罢了。

二

祥林嫂已无法抗拒自己掉进社会黑暗的漩涡里去;相比较之下,那位大洋彼岸的爱米丽,作为美国作家福克纳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女主人公,一位出生于名门望族的南方旧贵族的女性,在遭遇到社会剧变之后,她的命运又如何?有对比和比较,可以更好深入地认识到人物形象所蕴含文学的审美价值。

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讲述了一位出生于名门望族的女性爱米丽意欲追求自己的生活而不得的人生悲剧故事。她的悲剧在于她与自己所生活时代环境的错位。一方面南北战争后,美国废除了奴隶制,也摧毁了南方种植园经济。战败后南方社会也仿佛陷入了停滞状态,无论是经济还是生活与思想,都沉浸在萧条与颓废之中;一方面南方社会旧有的意识形态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诸如门第观念、种族肤色等等。对往昔美好生活的怀恋和追忆,保持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促使人们需要借助一种方式来调整失衡的心理,最好方式惟有保留一个富有“纪念碑”意味的东西,才可以在不断遗忘中一点点地唤醒过往的岁月。女主人公爱米丽不幸成为这个“纪念碑”,“一个文化的传统,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2]这就注定了她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活人的悲剧,即不能拥有正常人所拥有和享有的基本的人生权利和义务,尤其是爱情和婚姻。

与祥林嫂相比,爱米丽是美国南方社会旧贵族的小姐、遗老,处于社会上层地位。在经济上无疑是富足,尽管家道随父亲的去世而日渐衰落,但

她仍然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在人格上势必保持个体独立性。但和祥林嫂一样,她也完全地不属于自己,父亲在世时她属于家族,父亲去世后她又属于过去的时光,属于传统,属于所生活的镇子里的每一个人对曾经的纪念。当她与来镇上拿“日工资”的北方佬荷默·伯隆谈感情时,又遭到了镇上的人的闲言碎语的反对:“妇女们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这是全镇的羞耻,也是青年的坏榜样。”^[3]于是,在旁人强行干涉下爱米丽“疯狂了”。无形、保守而落后的社会思想意识冷漠地摧毁了爱米丽全部的希望。有评者就指出,导致爱米丽发疯,恰恰就是她所生活的那个环境迫使她不得不固守旧的秩序,而她仅仅是想要选择过一种简单的平常人的生活而不得。

爱米丽和祥林嫂的悲剧形象具有差异的一面,恰恰是这种差异的对比显现出两位女性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不约而同的共性:第一,作为正常的女性自始至终,都未得到“人”最起码的生存权利。一个是女奴,一个是象征物,她们都不被视作有血有肉的正常人,没有得到过作为“人”所拥有的起码的生存的自由权。第二,反抗意识程度虽有不同,但都无法避免被毁灭的悲剧。祥林嫂有过微弱而无力的反抗,即从婆家逃跑后又被婆家人卖到山里再嫁的挣扎和反抗,不过是她对“婚姻”的身心恐惧所致。面对社会强加于她的“洁净”观念,祥林嫂不但精神上与其发生苟同,而且骨子里透出“愿做奴隶而不得”的绝望;爱米丽的抗争虽无息却最为有力和疯狂的,她“把头抬得高高的”的,以无声无息的沉默表达她内心的抗议、对镇上人的不屑,这股宁愿选择疯狂也不愿屈服的刚毅,着实震撼人心!但她们的悲剧命运是一样的:祥林嫂疯了,成了乞丐,整日沉浸于“地狱”的折磨里;爱米丽也疯了,毒死自己的情人后,把自己永远关闭在大房子里,陪伴着情人的尸骨到死。

三

吴宓曾经说过,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行为,也不是结果,而是如此行为的男女的精神和态度。祥林嫂与爱米丽面对外界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时,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精神和态度。之所以会展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精神和态度,完全出自于作家自身创作的目的的不同。透过祥林嫂为

代表的旧中国社会生活在底层的农村妇女悲剧形象,深刻地揭示了生活在病态社会里的不幸的人们精神病态。在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的同时,更是要进一步揭批人的灵魂的严重异化状态,控诉那个把人变为非人的腐烂的社会文化。所以对人物形象不仅仅有怜悯和同情,更多的是冷峻而严肃的反思。艾米丽不一样,在这个女性身上更多地表达出了作家福克纳对美国南方女性的深深的敬意,更是对南方社会中曾经一度弥漫着的清教主义的妇道思想对女性身心折磨与摧残的严正抗议与指责,对造成“大家闺秀”的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正如肖明翰在《威廉·福克纳研究》一文所言:在艾米丽身上存在种种的问题,以艾米丽为代表的南方女性不仅仅是“受害者”,也成为了“为害者”,但是这些“为害者没有一个是生性邪恶的人。相反她们在不同程度上都首先是旧制度和旧传统的受害者。然而令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把受害者变成受害者正是社会发展的一条规律,也是旧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根本,是旧传统的生命力所在。”^[4]

鲁迅致力于唤醒与拯救不幸的国民,批判他

们做奴隶而不得的心理,意欲“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创作了《祝福》,祥林嫂这个女性形象更具有象征意味,似乎并未按照真正的“人”的形象来塑造和刻画的,按照小说人物理论属于类型化人物,是作家一个抽象理念的具象化的显现。福克纳的艾米丽形象则显得相对真实与饱满,可以说是圆形人物。作家完全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符合人的本性发展来塑造艾米丽,这样人物所具有复杂性和深度也就不言而喻了。因此,作家创作日的差异也致使这两位女性形象在文学史上展现出不一样的艺术魅力。

紧紧围绕这两位主要人物的悲剧性,恐怕作家的意图不在于简单地同情受害者,控诉某种思想伦理道德意识的封建与落后,而更在于关注那些充当“无形杀手”思想上仍麻木不仁的围观者或者说是“看客”,他们的本性到底是怎样的?笼罩在他们身上挥不去的阴影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是存在者的悲剧。这才是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无限文学审美魅力之所在,才是富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大师所最终深入的人类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 [1] 鲁迅. 呐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
- [2] [美]福克纳.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J]. 杨岂深译. 名作欣赏,1995(6):15-20.
- [3] 鲁迅. 彷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20.
- [4] 肖明翰. 威廉·福克纳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200.

Never Withered flowers ——Comparing Xianglinsao's Aesthetic Meaning With Emily's

WU Hai-xia

(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Jiangxi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As the great literary masters, LuXun and William Faulkner had portrayed vividly some females, who were consistently regarded as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their hometowns. These females have not only enriched the heroines in literature but provoked the thinking and discussion about the social and human relations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paring *The New-year Sacrifice* by LuXun with *A Rose for Emily* by William Faulkner, discusses the causes of the tragedy fate and aesthetic meaning of Xianglinsao and Emily.

Keywords: Xianglinsao; Emily; tragedy; aesthetic meaning